

榕荫之下

□胡红橙

如同北方村庄里的老槐树和皂角树,在南方,老榕树也是每个古村的标配神树,是村民乘凉、聚会、交流、赛歌的佳地,更是心聚成河,任由乡情乡音的清溪恣意流淌的地方。而乡野外的都市,榕树不仅仅要兼容乡间的生活俗事,且要有豪客的性情,信马由缰,用浓荫搭起城市街巷的一条条绿廊;更要有敏锐的感知,用“巧手”绘制一幅幅图画,写就一首首诗篇,弹出一曲曲美乐,雕出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绿色雕像。我颇喜欢榕树落地生根、随遇而安的性情,你看那道旁的树根,可以聚集成雕像,还都市以奇景;也可于石缝或石板道的缝隙间行墨,书写美篇,诗画心中的氤氲自然。有趣的是榕树的气生根——这可是北方人总以为是奇事的人间奇观,一条条随风飘扬的根须,竟能在空阔的空气中疯长,可随风飘舞,可墨写长天,更会在“少年般”的冲动中,一头扎入大地的海洋,将天地紧握,将海角俏捉。于是,那自然间的一架架竖琴也就在风雨中高歌,也就在煦日皎月下低吟浅唱起来。

榕树不仅仅是岭南人的好友近邻,“好大一棵树”的故事在福建、江西、海南、云南等中国南方的大片区域,甚至在斯里兰卡、印度、缅甸、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日本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澳大利亚、加罗林群岛都流传着。我国的福建省将榕树作为省树,而福州、赣州,则将榕树作为为城市形象代言的市树。

说到气生根,不能不谈广东新会天马河边的那棵古榕“小鸟天堂”。据说这棵古榕是明末清初种植的水榕树,树冠覆盖面积约20亩。在这棵独木古榕上,栖居的鹭鸟等鸟类有上万只,鸟树相依,人鸟相处,和谐奇特,是世间罕有的一道美丽风景。1933年,文学大师巴金先生曾乘舟畅游树下,深为这一奇观所陶醉,于是,那篇脍炙人口的《鸟的天堂》悄然诞生,此树的“小鸟天堂”之名也由此唱响,得以名闻天下。我曾驱车前往,一睹此棵古榕的风采,近距离打量过这棵巨木“鸟墩”,那婆婆的榕叶、那翠玉般的绿云、那蒸腾的紫气、那霞光里的氤氲,还有那数不清的鸟,会在蓝天的幕布上、树“山”的奇“峰”“峡谷”间、魔幻的“舞台”上,演绎一幕幕青春美剧、绘制一幅幅惊天画卷。不同于他处的榕树,“小鸟天堂”这棵古榕是以水为家的。偌大的树冠笼罩着河面,树高20余米,在自然画笔的勾勒皴擦点染下,榕树树干上长着的气生根,一条条着地木质化后拥有了老梅般的“铁干”,抽枝发叶,又魔术般长成新枝干。这新干上再长出新的气生根,周而复始,终是让这里变成了一片根枝交错的榕林画卷,也让这美的乐章在万鸟的和乐中,成就了罕见的人间生态奇景。

在“小鸟天堂”看万鸟归巢,听群鸟和鸣,真是人间的一大快事。那鸟的歌、那丽的影,无一不弹拨、打动着你神魂的心弦,也似陈酿美酒,定会让你进入微醺之境。“小鸟天堂”的鸟类以

夜鹭、池鹭和小白鹭最多,也最常见。此外,还有大白鹭、白鹳、白胸翡翠、珠颈斑鸠等,更有随着不同季节让头、颈、上胸及背上饰羽在橙、白间转换的牛背鹭。于是,谈榕的乐趣,也就在榕荫水道沿着天马河绕三岛的过程中,变成了真正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心享乐趣。

20世纪90年代末,我初来岭南时的工作单位,是位于鼎湖山的地质疗养院。鼎湖山是岭南四大名山之一,榕树当然也是标配。老国道与进山路的交汇处就有一棵古榕,此处地名也叫榕树头,每次回家,看到古榕,连肌肉记忆都知道“到家了”。从鼎湖山出山公路直行至西江边,再沿江堤右行到羚羊峡口,也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古榕树。有商家依树建了一些简易的房子,有的甚至干脆就在树下支几张桌子,做起了河鲜肆肆的生意,生意还相当红火。我也会隔三岔五地与友人光顾一下,在树下畅饮,不仅仅是品尝美味,更能享受榕荫、品读古榕,想来这正是生活的一种醉读方式。

人类自古与树似乎有着血缘般的天生亲近感,哪个人生来会不爱树呢?爱树、读树、写树、敬树,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。一棵古树,人们从思想上早已给它贴上了神灵的标签,这种图腾式的给予,也是人类敬畏天地自然的一种自然流露。桂林市平乐县榕津村有几棵古榕树,据说有千年树龄,被称为“华夏第一榕”。古榕树主干干的直径约3米,在1米多高的地方开始分

出许多粗大的枝干。这些枝干不断往外延伸,像一只只有力的触手,有的斜斜向上,有的横向生长。在这些枝干当中,气根的符号常常贴在那些调皮的枝干上,让这些无言的树木,写出了一行行美的诗句。气根的诗,当然也会坚实地扎进地里,成为大地史书的一段文字,更会再破土而出,长出新的树干往上生长——于是,新的枝、新的叶又开始生生不息起来。

记得有一次,我沿着广州的母亲河流溪河溯流而上,在源头的从化区吕田镇桂峰山下的桂峰村,也遇到了一棵千年古榕。这棵伫立在溪流岸畔的古榕树,苍劲挺拔,郁郁葱葱,老干新枝,触天摸底,输出着大自然无限的美妙和奇幻。特别是古榕树上,还系着一条条祈福的红丝带、红布条,更让我感觉到人与树、人与大自然心心相通、和睦相处的和谐之美。

事实上,人与榕树早已在心灵高处作了神魂层面的意念交换,且以行动代替着交流的语言。榕树早以枝繁叶茂,融在大地和人们的心中。在乡村,榕树是神树、是风景,南方的许多城市也不会少了榕树的“加持”。福州市的榕树就特别多,福州的“榕城”之名已有千年之久。据记载,宋福州太守张伯玉为防旱涝,编户植榕,福州呈现“绿荫满城,暑不张盖”的景象。此番雨景的传承,当然也让榕树成了福州古城的一个重要的风貌特征。

我想起了关于福州榕树的一个当代的故

事。1994年,福州市园林规划设计院原院长林焰在二十多年研究榕树的基础上,写了一本《榕树与榕树盆景》的专著,准备付印。他鼓起勇气写信并连同书稿送给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,邀他作为书作跋。原本没抱什么希望的林焰,没想到一个月后,习近平在百忙中写了跋,且将跋的复印件交到了他的手中。在这篇题为《让榕树造福榕城》的跋中,习近平写道:“榕树是福州的市树,千百年来与福州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。它枝繁叶茂,苍劲挺拔,荫泽后人,造福一方,在调节气候、绿化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;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,多么贫瘠的土地,乃至乱石破崖,它都能破土而出,盘根错节,傲首云天,象征着不屈不挠的福州人精神。”2014年11月初,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州调研时再次提到榕树,提出“福州要多植榕树”。今天的福州城,无处不在的榕树不仅为“有福之州”点缀了绿色、带来了清爽、增添了美感,更将榕树“落地生根、生命如炬,众志成城、合力支撑、庇荫众生、厚泽载物,坚韧不拔、百折不挠”的“榕树精神”,大写在当代中国自然生态的巨幅宣纸之上。那苍劲的枝干傲然挺立,那咬定青山、盯紧目标、知难而进、愈挫愈勇的顽强精神,那不畏风暴、遮阳庇荫、给予后人的奉献精神,时刻催人自强向上。榕“笔”泼墨,有容乃大,有着宽阔胸怀的榕树,仍然在一次次续写着时代生态文化的璀璨华章。

「小鸟天堂」全景 黄永照摄

柿园雪

□马万里

那一天,几个闺蜜约茶,闲来无事,便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柿园行。进山的感觉真好,市声渐远,所有内心的郁闷和不安,全都销声匿迹。

谁知我们几个光顾高兴了,竟然开着导航跑过了柿园。我们只好一点一点倒退着,而热情好客的王德顺老师早就站在村口迎接我们,像迎接着自己家里的亲戚一样。村口那棵老杨树无比慈爱,红灯笼高悬;斜对面那棵鬼见愁的粉豆落了一地,一树坚硬的枝干挺立,像身上最硬的骨头。

一进村,我们就看见了袅袅炊烟,仿佛飘在大山的褶皱里,像是仙境,此时天空瓦蓝、白雪如银,沿着小道,沿着干干净净的落雪,我们回家喽!回家是这世上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啊!王老师似乎比以前更年轻了些,面色红润,眼神慈祥,黑发浓密。许是山里的空气养人,许是化石润心。村子不大,依山势而建五排瓦房,百余口人,下雪的时候尤显乡村之宁静。路上没见着一个老乡,也没看见撒欢儿的小狗,更没听见公鸡打鸣。

王老师家住最后一排北数第一家,背靠大山,少有人来。南头靠近山的地方,有一个大铁门,隔开了山与村的界限,也许是为了提防山里的野兽出没。那里更是雪域辽阔,妙不可言。是洁白的雪喊住了我们的眼睛,雪野干净,像一本打开的书,我走在上面更像书中的诗人、一团跳动的火焰。我在雪地上打滚儿,我有满腹翻滚的大海,好想闭上眼睛,把耳朵喊醒,听一听柿园落雪的声音。闺蜜适时地捧起雪团,瞬间我们的头顶就雪花飘飘了。我们几个女子欢呼、跳跃,像跳动的毛笔在雪野上纵情泼墨。

记得有谁说“雪落在鸟身上,就跟鸟一起飞了”,而我这一生尤其爱雪,很喜欢雪小禅的《繁花不惊,银碗盛雪》,喜欢她“孤独生涯经历惯,自吹炉火夜煎茶”,所以我的第一本诗集叫《孤独书》。一拐角就看见了上排瓦房上的雪,多想像儿时那样上去踩一踩房上的瓦和瓦上的雪,那咯吱咯吱的声响一定是最美的旋律。

院门口的那棵蜡梅,刚刚绽开了花蕾,这是初生的春,新嫩、洁净、纯粹。我轻轻地拨弄着花枝,那小黄花一下子就开了在掌心里,我的眼前仿佛就是春天。那棵白玉兰的花骨朵多么饱满,长在崖边的那棵李树多么让人惊喜,它们全都认识我。我是跑着进院子里的。北屋的土房被岁月掀翻了头顶,却依然挺立,黄泥墙无言地诉说着岁

月荣光。那几个原先饱满的红柿子,已被风霜雪浸冻成了干瘪的模样。我们几个闺蜜坐在那个曾经坐过的沙发上,喝着王老师给我们煮的白茶。屋外冰雪覆盖,屋里煮茶的咕嘟声中,水汽氤氲,温暖如春。他拿出自己收藏的最珍贵的化石让我们一同观赏,我们仿佛穿越了两亿五千万年的时光,与海百合、贝壳、珍珠相会。沧海桑田,谁能留住住时光,而王老师有心,却留住了刻在石头上的镜像。

他迷恋上化石二十多年了,没事就在山里边找,若发现了,一定叫人抬着电锯,拿着羊镐,把它们领回家。他的手巧,会自己做钟表。做的表很精致,但是没有分针和秒针,没有表的嘀嗒声,也就没有了紧迫感,没有了时光匆匆。在无涯的时间里,人一辈子其实就是一个点,在很小的点上还要分分秒秒地跑着,该有多累啊!王老师一定是参悟了人生,放下了名利,所以才会显得如此恬淡、宁静。在这里,雪让大地静止,他让时间变慢。可他分明打捞出亿万年间人类的暖,人间的生生不息。

化石一层一层留下了时间的刻痕,而我能留下什么?人一代代地往下走,像化石层,一生也不过百年;而我留在柿园的痕迹,是否多少年后也能被别人当成化石打捞出呢?无数次来过柿园:在杏花满山的时候,我吃过这里春天的嫩芽;夏天来时,我就是漫山遍野中的一丛新绿;喝过秋天的菊花酒,吃过红柿子,我还趁着酒兴朗诵过激情洋溢的诗。

这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小山村。相传,因汉献帝喜欢吃这里的“八月黄”柿子,多次来过柿园,便给这个小山村赐了名。村后还有一条和红旗渠年龄一样大的革命渠,诉说着那个年代修渠人战天斗地的英雄壮举。

王老师曾领着我沿着弯弯曲曲的水渠走到过穆家寨。我们踩着满地松果,耳边流水潺潺。村里的公鸡在下午打鸣,我问王老师:“你们这里的公鸡咋不在上午打鸣?”他说这里的公鸡很悠闲,想啥时候打鸣就啥时候打鸣。

后山到处都是落雪,所以我们此次没法去看他的后花园,没法去看连翘长廊,也没法去那块偌大的石头上坐一坐。

记着第一次进山时恰逢小雪节气。小雪花像一群多情的女子,在我们漫山飞跑的时候飘飘洒洒,落在我们的头上、脖子里,凉凉的、痒痒的,足足飘了20分钟。但真正下大雪的时候,我没有来过。

喝完茶,看了化石,天色将晚,我们依依不舍地要离开了。走到村委会处,我们想找一个卫生间,碰到了几个正在玩耍的娃娃。那个六七岁的女娃娃欢喜地给我们指路,把我们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的纸。多么好的女娃娃啊,白雪一样纯净。大山挡住了城市,白雪留住了村庄,而我的身影是一块不会融化的积雪。

不同的季节,一定要来柿园看一看。这里真是世外桃源,泥土芬芳,五谷丰登,白雪洁净,民风淳朴。最好能在这里住一晚,一开门就能看见旭日东升、朝霞满天,多好。

开车绕过大山,我们回到了市里,不知何时,心已变得纯净无比。

思之念之 温语何寄

□陈旭

吾爱奶奶:

您安好否?

时光如念,一晃光阴,过往种种,温润心头。犹记去年,疫情肆虐,滞家多时,方与您相聚。遂萌自定心,决意耐心等待,和平共处,弥补常年异地读书未能尽孝之憾。闲时我们畅谈家常轶事,欢声笑语萦绕在耳;忙时您不忘“巡视查探”,嘘寒问暖关怀备至。常仄倦您重复唠叨片刻不休,故而顶撞吵闹时时有之。今细细想来,烦您恼您怨您更甚,何来尽孝一说?真真可笑至极。借春日闲暇之际,翻览往昔杂记,浅浅回顾,忆您平生,聊以慰藉。

“奶奶是严厉较真之人,小时候我与弟弟都有些怕她。与别家奶奶不同,她很少与我们亲近,也极少有甜言蜜语,更不会溺爱我们。除了偶尔偷偷与她斗智斗勇外,对于奶奶的指示,我们基本都是言听计从。她从不让我们吃零食和烧烤,每次我和弟弟偷吃完她眼里所谓的‘垃圾食品’后,总要想办法散散嘴里的味道,相互确认无异后才敢回家,生怕被火眼金睛的奶奶发现。我小时候体质不好,总爱感冒生病,于是奶奶每天早晨都会带着我们爬山锻炼,雷打不动的凌晨五点半,风雨无阻。只要她一声令下,我和弟弟便火速起床洗漱,严格遵循奶奶的‘军事化’育人理念,从不懈怠。奶奶也极其较真,向来都是说一不二。上了高中,学习压力倍增,我的精力自然不及以前,身兼‘起床闹钟’的奶奶总能准时喊我起床,分秒不差。当我赖床时,奶奶便如同蚊子般不停喊叫,我起床后忍不住嘟囔抱怨她的过于烦人。奶奶盯着我一声不吭,于次日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重要性——不叫我起床,也不催我收拾,迟到便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唉,她就是这样不容我们冒犯的强势之人。”

“奶奶是爱管闲事之人,旁人之事她无一不晓,也常管教过问。我时常感慨奶奶的聪明,自从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后,奶奶很少出门,也鲜少与她的朋友们逛街遛弯,每天的生活就是去菜市场 and 打电话,但神奇的是她如‘现代网络’一般,不出门便知天下事。通过简短的会面和简单的交流,奶奶便能知晓事情的前因后果,并用极其干练的语言表述清楚。于是,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、亲戚家的大事小事,奶奶皆了如

指掌,这也使我非常反感奶奶的爱管闲事。别人家的事,奶奶总要插手,出主意、商对策、忙前忙后、轮番叮嘱,着急起来还会狠狠教育人,‘古道热肠’最终变为‘吃力不讨好’,常常因此得罪罪人而浑然不知。唉,她就是这样面冷内热、不通人情世故之人。”

“奶奶是小气抠门之人,她常常在小钱小事斤斤计较、喋喋不休。不让我们摆马桶,要用洗菜擦地的水冲厕所;不让我们给她买任何衣物,总是翻来覆去地穿那几件衣服;常以‘外面的食品不卫生且不健康’为由,不许我们去餐馆吃饭;便宜的东西成批成批买,贵的东西要货比三家;喝酸奶总舔酸奶盖,不舍得扔掉烂水果和坏蔬菜……除此以外,她还板着脸要求我们适应他的生活习惯。唉,她就是这样我行我素之人。”

“奶奶一直以她的行为标准要求着我们,似乎既不可亲又不可敬,我却异常怀念那时精神矍铄、神采奕奕、气质卓然、坚强独立的老太太,至少我还能看见她赌气时谁都不理、高兴时又笑意盈盈的脸,还能紧握着她瘦骨嶙峋却温暖有力的手。2020年5月12日晚7点40分,奶奶因病猝然离世,徒留家人黯然神伤、捶胸痛哭、懊悔不已,无力回天中包含的无奈原来如此痛彻心扉。”

读至此处,我早已泣不成声。在无数次抱怨您的瞬间,我却忘记您也是才华出众、惊艳一时的优秀干部,是青年丧夫、守寡四十年的苦命妇女,是一人撑起整个家族的伟大女性,是渴望被疼爱、被关怀的脆弱老人。可这样的懂得,却在彻底失去您后才明白的,简直愚蠢至极。您的爱是那么伟大而无私,如同玉露琼浆般早已渗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,弥足珍贵,亦难以忘怀。

记得小时候给我们买雪糕和漂亮衣服的您,记得一遍遍教我们搭乘扶手电梯、充满耐心的您,记得因为担忧牵挂而时刻监督催促我的您……而我却把这种平凡的爱当作负担。还有您那年生的那场大病,实则是给我和弟弟打蚊子时从高脚凳上摔下来伤及头部,才诱发出了一系列疾病,险些未能抢救过来。那年我四年级,您也才60岁,自此您长年药不离口。即便如此,您也心系国事、家事,不仅时刻关注国内外新闻,谈论起来更是如数家珍;当娘家弟弟经济拮据时,作为长姐的您总能及时援助,亲戚生个大病小病也总

要想尽办法帮忙医治;宁可自己累死累活地承包全部家务,也从不让我和弟弟干活;还时常教导我们要知恩图报,多念着别人的好……

这一切的付出,都是您在一步步地失去自我。那些小家子气的行为,是在给后辈们积攒财富;抠门也仅仅是对自己的亏待,我的桌前,永远都放着一个削好的新鲜苹果,而那些坏掉的水果蔬菜,全都留给您自己;面对大是大非,您杀伐决断、果敢坚毅,丝毫不计得失、不在乎钱财,永远都在无私地为我们考虑。除重病卧床时家人在旁照顾外,只要您身体允许,凡事皆亲力亲为,倔强到不愿依靠任何人,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,也骄傲到临终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,没能听到我与弟弟就业的喜悦。这是我们这辈子难以忘怀的痛楚,也是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如今想来,我们之所以拥有未成年式的幸福,是您代替我们扛下了一切,却累倒了自己。在您尚有余力前,曾对娘家三弟讲,自己该说的话都已说过了。我努力地回想您说过的话,那些足以怀念一辈子的话。是那句我熬夜学习时的“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,只要身体健康就好”;是那句插着氧气管、躺在病床上的,还不忘担心我返校的“回学校的票买了没?一定要注意防护”……字字扎心,句句入骨。

回忆恍如隔世,如刀般刺痛。我把思念写成文字,您却再也看不见了。只有在午夜梦回的片刻,才能看到您的身影,时而开怀大笑,时而复活重生,宛若在世时。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,如果您能在身旁,该有多好啊!我不会再烦您的时时约束、事事过问,我不会再与您吵嘴、冷脸冲撞,也不会再让您孤独无依、失落无助,更不会让您打那该死的蚊子,把本该能治好的轻病拖成严重到全身器官衰竭的重病。可惜,没有“如果”!

此刻,暖阳夕照,春菲润长,素风略影,春思嫣然。春日本该好,您若尚在场。悔之恨之,思之念之,难以自抑。自此,灰白成调,是没有您的世界,吾爱奶奶!

此致
敬礼!

爱您的孙女:洋洋
2021年3月19日

新天